

书香满天府 安逸读四川 聚焦2025天府书展

天府书展上演“老友记” 103岁王火握手96岁李致

成都深秋的小雨淅淅沥沥，并未驱散暖意，场馆内弥漫着跨越岁月的深情。

10月18日上午，一场别开生面的“老友记”在2025天府书展温情上演。“百年火铸，文心永续——《火铸文心：王火传》新书发布会”在书展主会场举行。103岁的作家王火在家人陪伴下亲临现场，96岁的作家、出版人李致也专程前来，两位老人一见面便紧紧握手，四目相对，情谊尽在不言中。

103岁王火对读者充满敬意

“百年火铸，文心永续——《火铸文心：王火传》新书发布会”上嘉宾云集。每当主持人念出“王火”的名字，老人便下意识地从轮椅上站起来，向大家挥手致意，惊得工作人员赶忙俯身安抚。

王火女儿向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透露：“父亲前些天还在住院，刚回家不久。”虽然年事已高、身体虚弱，但这份执意出席新书发布会的坚持，足见103岁王火对这场相聚的珍视。

过去十多年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多次采访王火先生，与王老结下深厚的友谊。其中2018年夏天在王火家中采访的系列稿件《口述历史·王火 | 名字是火，气质如水》被收入《把文学理解成一种动词：跟25岁作家聊聊》一书，由中国言实出版社2025年9月正式出版。



王火(左)和李致(右)。吴德玉 摄



103岁王火为读者签名。张杰 摄

“90后”书写“00后”

《火铸文心：王火传》由中国言实出版社、四川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。这是一部记录茅盾文学奖得主、百岁作家王火传奇的传记。王火亲历抗战，以《战争和人》谱写民族史诗；

他投身出版，为新中国文学事业开拓奠基。本书不仅是个人的生命史，更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风骨与文心的生动写照。

该书由北大中文系出身、现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贺同越所著，真实记录了百岁文坛巨匠王火的传奇人生。王火不仅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(《战争和人》三部曲)的获得者，更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者之一。传记生动展现了他从抗战时期以笔为枪，到投身出版、甘为人梯的丰富历程，呈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、担当与不朽文心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评价该书“有着生动而具体”的文学精神。著名编辑家何启治赞誉，王火是“描摹抗战时代风云……的圣手”，其作品《战争和人》已

成为“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和传世之作”。

联合出版方代表、中国言实出版社总编辑王淑琳动情地说：“通过这部传记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文学大家的生命轨迹，更是一代文化人的精神境界。王火先生展现出的使命担当，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坚守的精神财富。”

巧合的是，《火铸文心：王火传》作者贺同越10月18日举行婚礼无法来到现场。她特意发了一段感言，并委托中国言实出版社总编辑王淑琳转达、分享自己的感受：“今天的自己，双喜临门，书香墨香映红烛。我在婚礼的现场迎来人生的新篇，也在远方见证作品的诞生。”

作为一名成长于和平年代的“90后”，贺同越表示：“在阅读王老师作品，了解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后，我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敬佩。他为人文的风骨与坚守值得反复书写，也必将影响越来越多的人。这本30余万字的书稿，我修改了一遍又一遍，最终完稿时恍然发觉自己仿佛跟随着文字的足迹，完成了一场精神的成长与完善。”

看到马识途女儿热泪盈眶

面对不断涌来合影、签名的读者，王火始终欣然应允。见到熟悉的老友，他多次主动伸手相握。当马识途的女儿马万梅走到跟前，王火眼眶瞬间泛红，两人紧紧相拥——那一刻，他一定想起了那位缺席的

挚友：马识途。

就在8年前，《王火文集》首发式于2017年8月4日在成都购书中心举行。该书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共10卷12册680万字，收录了王火的主要文学作品。王火的两位至交好友，当时103岁的马识途、88岁的李致，都冒着酷暑亲临发布会现场，庆祝《王火文集》出版。三位好友见面握手、拥抱，情景令人感动。马识途当时在台上发言讲述了他与王火夫妇的深厚友情：“王火同志及他爱人同我相交了几十年，君子之交淡如水。王火同志常常关心我的健康，常来家里看望我，他们说话很少但是情真意切，我是深有感受的。我和王火同志的感情心心相印，是知心朋友。王火同志对我的创作一直比较关心。”在发言的最后，马老还朗诵了一首自己此前写给王火夫妇的七律诗，用李白和汪伦之间的感情来表达他和王火之间的情感，“淡水之交几十春，潭深千尺比汪伦。同舟共渡风雨夜，相见无言胜无声。”

2024年3月28日，马识途在成都去世。2025年10月18日，《火铸文心：王火传》在天府书展首发。103岁王火、96岁李致都到了，唯缺马识途。

首发式结束后，王火和李致两位老人在大家的护送下离开会场。临别时，坐在轮椅上的两位老人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，诉说着保重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吴德玉 实习生 朱萌萌

张大千敦煌石窟记录手稿首度全景式公布

1941年，被誉为“中国画坛五百年以来第一人”的张大千，在漫天黄沙中辗转抵达敦煌，并在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岁月中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与考察记录。如今，八十余载过去，这段故事仍在与敦煌相隔数千里的蜀地回响。

10月19日，天府书展主会场，由四川博物院副研究员张凯编著的《大千敦煌——张大千敦煌石窟考察笔记研究》正式发布。该书通过200余幅高清影像、70万字编著内容，首次全景式公布了张大千1941年敦煌考察的原始笔记手稿，为敦煌学研究带来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新书发布现场，四川博物院原副院长、首席专家魏学峰表示，张大千在敦煌临摹了近300幅壁画，创下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奇迹。可关于张大千在敦煌的学术路线，以前只有人提及却没有深入地研究。“本书作者张凯通过大量的比对，呈现张大千不仅在临摹敦煌壁画上



张大千《临水月观音像》。受访者供图

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也印证了著名艺术史家傅申先生说的一句话，‘张大千是画家中的史学家’，全面展现了张大千对于敦煌的贡献。”魏学峰说。

张大千石窟记录手稿 还原1941年的敦煌初见

浣花溪畔的四川博物院，一份珍贵的手稿静静躺在其中。这便是张大千的敦煌石窟考察笔记手稿。据张凯考证，此手稿主体是1941年张大千初到

敦煌时所作的石窟考察记录，共记录石窟222个，其中榆林窟40个，莫高窟182个，真实记录了张大千初见敦煌时的所见所感。

如今，这份手稿在沉寂八十多年后，首次在书中以全貌亮相。书中不仅真实呈现了手稿原貌并辅以释文，也以抽丝剥茧般的笔墨，还原1941年的历史现场，并将张大千临摹的百余张敦煌壁画作品置于书中。

“书中第一部分，将张大千的敦煌考察之旅进行了再次梳

理，目的是准确地判断笔记手稿的成文时间；第二部分，对榆林窟记录进行了探源；第三部分，对张大千莫高窟记录的部分进行了梳理和陈述；而第五和第六部分，是对榆林窟和莫高窟的记录进行释文和校注，主要是对文献的考察，也结合了我现场调查的结果。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张凯介绍道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张凯在书中还花费了大量心血，把张大千团队当年临摹的敦煌壁画，和敦煌的原始洞窟一一对应了起来。书中张大千的每一幅摹本，都能找到它们在洞窟里的“原型”。

浮出水面的“临时编号” 揭开张大千研究的未解之谜

张大千在莫高窟第85窟甬道北壁留下的“第五十洞”刻字，曾让大家费解：它为什么与其他敦煌石窟编号都无法对应？无独有偶，张大千团队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上亦有类似数字编号，其来历长期不明。

而这一疑问，在新书《大千敦煌——张大千敦煌石窟考察笔记研究》中得到了解答。“在研究过程中，我发现了一套张大千的‘临时编号’。”张凯解释道，在研究初期，他就关注到张大千手稿中的“第一洞”“第二洞”等编号，与学界沿用至今的张氏编号完全不符。而在翻阅文献的过程中，他在张大千儿子张心智写过的一篇文章里看到一句话，其中提到了张大千的“临时编号”，也为他指明了问题的方向。经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后，张凯认为，“第五十洞”正是1941年张大千对莫高窟的“临时编号”。

如今，新书以超长拉页图实现手稿所涉“临时编号”与张氏编号、敦煌研究院官方编号的一一对应。这一成果不仅明确了部分壁画临摹作品上数字编号的属性，更为梳理1941年张大千敦煌考察史、推进其临摹壁画分期研究提供了关键支撑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报道